

中国应着手考虑调整对美战略

赵可金

“中国需要在对美战略上作出适当的调整。一个值得考虑的思路是，从中国崛起的实际出发，向美国人大大方方地表达中国的战略利益。比如中国希望确立‘地区主导、全球协同’的对美战略利益格局。”

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在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演讲，提出了一个关于中美关系的概念：“战略性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后，引发了各方关注。斯坦伯格认为，面对中国崛起的挑战，美国政府“已准备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大国的到来”，也希望中国能够向全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战略性保证”，推动中美两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乃至在其他问题上消除导致相互不信任的根源。

不得不承认，美国政府在创造新名词方面显示出卓越的能力。近年来，关于中美关系的说法花样翻新，美国人一直在按照自己的思维创造着关于中美关系的想象。现在，斯坦伯格又抛出一个“战略性保证”给中国，说到底也是美国人单方面的想象而已。

从词源上来说，所谓的“strategic reassurance”，绝非一个新概念，更不是斯坦伯格本人的独创。在美国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早已是一个为学者们所熟知的核心概念，被认为是国际关系中消解安全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则，即战略角逐的双方必须提高透明度，彼此做到心照不宣。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斯坦伯格的说法毫无新意可言，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判断，中国崛起对美国仍被解读为机遇和挑战并存；在具体议题上，也没有对中国的利益作出什么实际的让步，仍然坚持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世界的战略框架中去，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不过，斯坦伯格的看法也透露出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一种无奈。面对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斯坦伯格的“战略性保证”强调中国必须对美国及其盟友释疑立信，进而让它们放心，因为它们不知道中国的意图是什么。斯坦伯格希望通过软的一手，呼吁中国不要对美国的固有地位提出挑战，要帮助它们处理一些棘手问题，并清清楚楚地告诉它们中国的想法，让美国及其盟友们放心。

斯坦伯格的说法表明美国寻求的绝非真正的什么“战略性保证”，而是“战略性安心”。

说起来，斯坦伯格的逻辑真是有些可笑，且不说中国想不想提供此种“战略性保证”，即便真的按照斯坦伯格的蓝本做出了类似的行动，美国的战略界就能真的安心吗？众所周知，大国政治现象中的一个常识就是相互猜忌和防范。哪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上帝发誓，另一个国家也多半不会当真，因为战略选择事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无论哪一个政党和领导人，都不会轻信和冒险。

其实，中国领导人这些年来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战略性保证已经不少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领导人向国际社会多次表达，中国坚定不移地实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兴伙伴关系”，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提出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提出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恐怕再也没有比这些表述更能反映中国追求和平与和谐意图了，然而，美国战略界似乎并没有听进去，也从来没有对中国放心。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中国不需要再向世界继续表达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意图和决心。美国其实应该考虑一下怎样让其他国家“战略安心”。斯坦伯格的演讲并没有提及美国怎样向中国提供“战略性保证”，也没有打算向中国揭开美国及其东亚同盟体系的战略底牌，这似乎不是斯

坦伯格能力所及的事情了。既然如此，追求所谓的“战略性安心”就不过是一种“美丽的谎言”，它固然可以被用来创造一下宽松的外交气氛，但要想用它指导战略，就显得幼稚了。

不过，对于斯坦伯格的演讲所透露出对中国崛起的无奈心理，我们还是需要高度重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突然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国，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关注和期盼急剧增加。从联合国系列峰会、G20峰会、中国国庆阅兵等一系列事件的舆论反应来看，中国崛起已经从原来的逐步适应阶段提前进入了冲刺转型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崛起国家必须尽快调整原来的对外战略，以适应其国际地位结构转换的新现实，这是中国国际地位和战略态势变化的必然结果。

对美战略是中国对外战略调整极其重要的一环。斯坦伯格的演讲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美国对金融危机后中国地位上升的重视，也反映出美国对中国战略确定性缺乏信心和把握。美国人的战略思维喜欢利益交换，彼此清清楚楚，不大习惯于绕圈子。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实力的崛起，必然会引发中国对战略利益格局的调整，迄今为止，尽管中国政府反复阐述自己对发展道路和世界秩序的设想，但都没有在战略利益上作出明确的表达，至少在美国战略界那里是模糊的。

显然，从中国崛起的客观趋势和美国战略界的需求来看，中国需要在对美战略上作出适当的调整。一个值得考虑的思路是，从中国崛起的实际出发，向美国人大大方方地表达中国的战略利益。

比如中国希望确立“地区主导、全球协同”的对美战略利益格局，即在事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核心利益的大中华地区事务上，中国希望美国尊重中国的主导权，特别是不能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而在事关全球性事务的治理上，比如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国际安全和其他热点问题上，中国愿意协同美国和其他国际社会成员，一起推进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解决。类似于这样的战略安排和利益平衡，美国战略界是能够听懂的。当然，至于美国愿不愿意作出调整，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至少可以真正看清美国的战略意图，不至于像斯坦伯格那样忽悠大家。

斯坦伯格的说法表明美国寻求的绝非真正的什么“战略性保证”，而是“战略性安心”。